

孙念增先生和我们

○华 苏（1977级教师）

孙先生离开我们六年了，大家捐资建立的“孙念增教授数学分析奖学金”也已经发了五次。孙先生一直活在他的学生心里，孙念增基金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却总不知道从哪儿下笔，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们1977级进校是在1978年的3月，他是我到清华最先见到的老师之一。我是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孙先生的两个女儿一个比我高一届一个比我低一届，我小时候去他们家玩过，但1963年我们家搬出清华以后，除了1964年看望初中老师和“文化革命”中看大字报的极少几次外没再来过清华园。报到的时候是孙先生领我到六号楼宿舍，慈眉善目的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孙先生给我们上的大学第一堂课——数学分析课。1977级的学生是“文化革命”积压了11年的学生，“数7”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我是我们班的老大，最小的朱红晨小我15岁；班里有已经自学了很多大学数学的“超级大国”，也有60年代出生的读文化革命课本长大的学生。孙先生和负责我们教学安排的陈效中老师为我们的教学计划不知操了多少心，孙先生的教学从课堂延续到宿舍，他一生将学生的进步和成长置于个人名利地位之上，对学生从不居高临下，他平生的最大乐趣是与学生平等相处，开诚布公。孙先生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不仅包括数学和其他科学知



陈效忠老师（前排左1）、华苏（后排左1）、钱小军（后排左2）、陆璇（后排左3）、藉传恕（后排左4）到家里看望病中的孙先生（前排右1）

识，更有许多可贵的人生基本准则，开学没多久大家都把他当成了无话不谈的长者。1977级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刻苦，大家都觉得能上大学不容易！但很多人困难也不小，孙先生、陈老师走出校门给我们请名师上课，上线性代数的是数学所从美国回来的戴新生老师，上抽象代数的是中科大的曾肯成老师，上概率的是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希孺老师……那真是非常开放的教学体制，实行的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到第三年正好陈省身先生在北大为研究生做微分几何讲座，我们班的同学在那里取得了第一和第二名的好成绩。与此同时，Grephath教授在中科大研究生院开的课，考试得到第一、第二名的又是我们班的同学。这些成绩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美谈。在这之后又有“双微会议”给了我们班那些雄心勃勃的同学接触丘成桐等世界

第一流数学家的机会。此后，孙先生、陈老师就和戴新生老师商量，帮助我们班一些同学联系去美国深造，学校领导也很开放，批准我们班七个人提前毕业，赴美留学。当时此事在教育界还颇有争议，现在评价起来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培养国际水平数学人才的做法。

孙先生在教学中和我们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们班的联欢会上，有三个至今让我不忘的节目：第一次国庆103组的诗朗诵《二零零零年数学班的同学会》，第二年联欢会上107组的模仿秀，第三年为韩亦舜、王文祥、曹怀东、王惠民四个人庆祝20岁的“八十大寿”。其中第二个就是模仿孙先生讲课爱说的话，逗得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所有人捧腹大笑。

孙先生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我们入学八年之后，他已经66岁了，系里又请他回来教数86的数学分析，那是他最后一次教数学分析了。他仍然那么一板一眼，对那班的每个学生都尽心尽力，那年有六七个非常好的学生，孙先生和陈老师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教学计划，每每谈起数86的学生都如数家珍。在那一年里，孙先生病了八年的老伴去世了。我忘不了的是那天他在新水上课，陈老师在医院知道他老伴不行了，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教室等着，告诉孙先生直接去医院。我在教室看着孙先生一脸的疲惫，仍然一丝不苟，仍然是清秀的板书和不紧不慢的语速……下课铃响我走过去时他还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我扶他走下楼，他执意不要我陪他去医院，我站在礼堂前看着他一步步走去，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这就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很多不公平，但是他

们把教育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孙先生不再上课之后，仍然在关心系里的教学工作。一年年的学生回清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孙先生。有回国探亲的学生到孙先生家，他总是叫我去，他希望系里了解这些学生的情况。

知道孙先生病了我们班的同学回国给他带药，带玩具，买花，大家都希望孙先生能闯过这一难关。2000年夏天，大家约好一起回国给孙先生过80大寿和陈老师的70岁生日，孙先生那时已经只能喝汤，却坚持着和我们合影，和每一个人的下一代打招呼。

我住得离孙先生家不远，常顺路去他家坐坐，陪他聊聊天。一天中午她女儿孙绍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父亲已经走了，我愣了半天才猛醒过来，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我呢？”她说：“走的时候本想叫你，但是太晚了。上午已经办完了后事。”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孙先生！

下面是我们班设立孙念增教授数学分析奖学金发起函中的一段话：

为纪念孙念增教授，我们提议设立“孙念增教授数学分析奖学基金”，并捐赠第一笔经费。我们相信所有聆听过孙先生教诲的同学都愿意和我们一起为纪念孙先生出力。我们深知，对孙先生有意义的纪念并非金钱所能换取，这一有限的基金仅为表达我们的共同心愿——继承孙先生对清华大学及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微薄力量的遗志。

这些年来，数学系的一些老师，数80、数81、数86的校友和我们一起为同样的心愿在做这件有意义的事。孙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